



- 1 电影《舞台姐妹》剧照
- 2 快过年了,谢导和阿四一起贴春联
- 3 阿四,多吃几个
- 4 电影《红色娘子军》剧照

谢晋传

谢晋故居边上的谢塘影剧院,一个村民说,一九八几年?忘了,但《高山下的花环》首映是在这里的。

这里是谢晋电影历程开始的地方,他的人生和梦想开始的地方。

他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,叶落归根。

1988年,顾志坤告诉谢晋,他想写谢晋的传记。“他是谢塘镇人,我也是,我家和他家很近。从小我们就知道谢晋。我想,作为家乡的一个作家,谢导这个传奇应该让我们家乡人来写,我们对他最了解了,我们可以说是喝一江水长大的。”

那时,谢晋给了他一个手写的创作年表,上面写了一行字:志坤同志,中国电影几十年艰难曲折道路的缩影。

《谢晋传》,顾志坤已写了五十多万字,前后修改了八遍,从谢晋出生,到拍摄《鸦片战争》。《鸦片战争》是他的高峰。

现在,他要再加一个章节,讲述《鸦片战争》后至重新回到故乡的谢晋。“我希望能让读者看到一个完整的很有个性有特色有冲击力的谢晋,他人生中很多鲜为人知的东西。比如他自己的情感,他的心路历程。每次和他交谈,我都会写一篇东西,回忆所有的细节。我们是朋友,有时候无话不谈,他有新的想法,不会和记者谈,但会和朋友说起。一个完整的最真实的谢晋。”

顾志坤说,谢晋的传记名字,会叫《生命在燃烧》。目前,已经有出版社和他联系,希望能尽快发行。“他是永远充满着激情的一个人。这句话是他对自己的一个总结,可以说他一生的精华都集中在这么一句话。”

“他历经坎坷,丰富多彩。他非常豪爽,就是因为这种豪爽,经过这么多的磨难也没有把他击垮。一个非常坚强的老头,他一直站着,虽然有时候走路都有些踉跄,但我从没有看到他非常忧郁、伤感、低沉。没有过。阿三去世之后,他难过了几天,谢衍去世,他在床上躺了几天,又站起来了。我打电话给他,想安慰他,结果他说在我前面,他说,小顾,谢衍没有了。就是这样一句平淡的话。我说,我也不安慰你,现在安慰你是多余的。我们约好春晖校庆我们一起找个时间聚聚。我们约好的,结果没有看到。”

“他永远在燃烧,血管里永远奔腾着热血,这就是谢晋的个性。像岩浆一样,寻找着突破口,好的片子也产生了。”

谢晋生平

谢晋(1923.11—2008.10),浙江上虞人。电影导演。导演的影片《女篮五号》,获1957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银质奖章和1960年墨西哥国际电影节角帽奖;

《红色娘子军》,1962年获第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、最佳导演奖;

《舞台姐妹》,1980年获第二届伦敦国际电影节英国电影学会年度奖;

《天云山传奇》,1981年获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、最佳导演奖;

《牧马人》,1983年获第六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;

《高山下的花环》,1985年获第八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;

《芙蓉镇》,1987年获第十届电影百花奖和第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。

2008年10月17日傍晚谢晋抵达上虞参加其母校上虞市春晖中学建校100周年庆典。次日早上7点40分左右,谢晋下榻的酒店服务员发现,谢晋已经停止呼吸。

“他爱交朋友,爱喝酒,特别是喝到一定时候,话就很多了。有的时候勾肩搭背,取笑、调侃。”

老朋友眼中的老顽童

谢晋没有绯闻,但生活中有不少“酒闻”,他的许多故事和段子都与酒有关。所以,谢晋自称“孔乙己后人”。谢晋自己透露说,捧着杯子喝酒始于4岁。年少时就会像爷们那样猜拳行酒令,喝着,喊着:“独占鳌头、两相好!四季发财、五魁首!八仙过海、全家福!”借酒抒怀,是谢晋电影中不可或缺的场面。拍摄《红色娘子军》时,冯奇演的坏人打琼花,剧本上写他“眼睛都红了”。化妆师说:“导演,他的红眼珠怎么画啊?”谢晋说:“给他喝酒。”冯奇遵命,一杯杯喝水似地往肚里倒,直喝得眼睛发红冒热气,露凶光,这才拍戏。

1980年,谢晋随中国电影代表团首度出访日本,繁荣的经济建设和城市景象,令大家百感交集。代表团离日前的告别宴会上,来了很多日本电影人。临近散席,有个人称“茅台大王”的胖子,过来与谢晋比酒。此时谢晋正憋得慌,心想:我们造汽车、做电视机不如你们,难道喝酒也输给你们吗?喝!当下开了一瓶茅台,平均倒人2只大杯。谢晋举杯敬酒,然后说:“中国人喝酒最怕蒙古人,全世界喝酒怕俄国人。今天我用蒙古人喝法。”他仰起脖子,将那半瓶茅台徐徐倒入口中,一口气喝完。

在朋友眼里,谢晋是个很可爱的老头,非常幽默,很会说笑话,他们叫他“老顽童”。“特别是喝到一定时候,话就很多了。有的时候勾肩搭背,取笑、调侃。一开始我们也比较拘谨,毕竟像这么个大导演,我们说话也比较小心。但酒一喝,大家话就多了,老少无欺了,非常开心。”顾志坤说,非常喜欢和谢晋一起喝酒吃饭,每次都是一次享受。

“谢晋说,小顾,说实话,我一生当中好几次要自杀,也想到过自杀,但是

有一次家里一事情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。”

想像黑泽明一样死在摄影机旁边

“他历经坎坷,几乎遭受了人生所有的磨难。不光是生活上的,还有艺术创作上的。他曾跟我说过,所有的片子,尤其是最重要的片子都遭到磨难、打压。从《舞台姐妹》开始,到《红色娘子军》,到《女篮五号》,后来的《牧马人》、《芙蓉镇》。尤其是‘文革’当中,他说自己原来是要被打成右派的,正好拍《女篮五号》救了他。有个人跟他说,谢晋你去训练篮球队吧,下午这个会不要参加了。这个会其实就是揭发批判的会。按照谢晋的个性,要是参加了,百分百是要被打成右派的。没参加,没发言,他逃过了。”

但他也被关牛棚,那时候《舞台姐妹》的大字报铺天盖地。父母经受不了打击,父亲自杀了,没过几天,母亲也自杀了,这都在一个星期之内。

“他说,小顾,说实话,我一生当中好多次要自杀,也想到过自杀,但是有一次家里一事情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。”

那天谢晋回家拿东西,门一推开,却发现阿三、阿四两个儿子不在家,他四处找,最后找到了一个垃圾箱,里面有哭声,他把垃圾箱盖掀开,两个孩子在里面,嘴里塞了腐烂发臭的垃圾,阿三脖子上,挂了一块纸的牌子:我是牛鬼蛇神。

“他对我说,那一天我是哭了,我哭了。当时人越来越多,我想不哭,想忍住眼泪,但是我忍不住,我哭了。这次以后我就打消了这个自杀的念头,我一走了之非常简单,但是这一家人人怎么办?这两个傻儿子怎么办?徐大雯这么一个弱小的女子怎么办?所以我一定要活下去,要坚强地活下去。”

“联想到现在,阿三去世了,他最钟爱的最寄托家庭重托期望的大儿子也去世了……”顾志坤说到这里,他停下了。

我们都沉默了。在整个采访中,顾志坤都在以他的方式来纪念这个老友,给我们讲述那些快乐的片段,然而这一刻,他的深茶色镜片背后,是难以抑制的悲伤。

谢晋也曾半开玩笑地提过身后事。那是近两年的一次,谢晋在家被沙发绊了一下摔倒了,小中风。顾志坤去看他,叫他保重。谢晋说:“我死不了。我以后也想像黑泽明一样死在摄影机旁边,然后葬到家乡去。人都得

死,但我现在死不了,我还有好几部片子没拍。”

“冰箱里面,霉干菜、霉干张,怎么吃,吃多少,都用橡皮膏贴在上面,这样阿四知道该怎么烧,不要放多,多了要浪费。”

一个节俭固执的老人

有些人说谢晋小气。

“这些人不了解谢晋。他是个艺术家,不是企业家。他没有多少钱,而且有非常重的家累。他拍《高山下的花环》,获奖了分奖金,他拿到的奖金是1万块。”

顾志坤还记得有一个冬天,非常冷,外面结了很厚的冰,他陪着谢晋去东海海涂。“他那天穿着军大衣,拿出五千块钱,说要给民工改善伙食。你说他小气吗?”

“他买新的电视机给学校,给他看老家的范老伯去世,他给了三千块钱,他经常干这些事情。”

“他非常节俭,你看看他穿的衣服。有时候徐大雯不在,家里留下两个傻儿子。他在冰箱里面,霉干菜、霉干张,怎么吃,吃多少,都用橡皮膏贴在上面,这样阿四知道该怎么烧,不要放多,多了要浪费。吃的东西,碗脚什么他都吃的,不扔掉。过年的时候,吃剩的东西他打包到上海。”

顾志坤说,谢晋是很固执的,一直不拍广告,唯一拍的广告是一个公益广告。那时候拍《高山下的花环》,五粮液希望谢晋给他们拍个广告,那个电影里喝的酒是真酒,五粮液一箱箱地运过来。

后来,聊起谢晋家的现况,顾志坤很担心,“他没有什么钱。”几年前,阿三去世的时候,徐大雯正在美国探亲看边读书边打工的谢衍。得知弟弟走了,谢衍想和母亲一起回来,谢晋不同意,因为两个人就要两千美金的机票。谢衍说,已经六七年没有见到弟弟了,无论如何都要回来,打工也要赚这机票……“如果有钱,会在乎这个么?”